

北

栢舟

擊鼓

谷風

北門

綠衣

凱風

式微

北風

燕

雄雉

旄丘

靜女

日月

匏有苦葉

簡兮

新臺
二子乘舟

終風

詩疑

卷之三

詩疑卷之三

邶一之三



岡井為著

集傳邶鄘衛三國名

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在禹貢

冀州

邶西阻太行 行邶譜云太 北逾衡漳邶東南跨河以及兗州

桑土之野

邶譜云東及兗 及商之季而紂都焉舊按史記殷本

復去毫徙河北

武王克商分邶譜武王伐紂 自紂城朝歌而

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邶譜本無朝歌二字 衛則武王弟康叔之

國也

武王康叔封衛書序地理志鄭玄王肅皆以為在河王殺

叔子

衛明王武王時都則康衛本都河北 紂後不

何時并得邶鄘之地

陸德明云康叔止封于衛其至懿公為狄



所成戴公秉使渡河野處漕邑
晉文公又使居于楚丘
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刪說
程子云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劉瑾云綠衣燕二等詩在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沫卿皆正作于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于外國而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大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朱子云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所成戴公秉使渡河野處漕邑
晉文公又使居于楚丘
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刪說
程子云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劉瑾云綠衣燕二等詩在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沫卿皆正作于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于外國而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大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朱子云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詩經卷之三

邶

集傳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刪說既見二南
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安城劉氏曰綠衣燕二等詩在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沫卿皆正作于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于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大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朱子曰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貌隱痛也
毛微猶非也
本言以柏舟至

風之首也

謂鞠爾雅謂之鞠按百舟但言以栢仁舟

堅經牢實之言興意唯取其汎然而無所繫着也

嶺會耿不安也詩耿不寐毛傳猶傲也錢氏曰耿小明

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鼻按傲戒也傲義未詳蓋傲戒不安之意

遨說文云出遊也从出从放以出放為遨蓋會意也

何楷云非我無酒可藉遨遊以解此憂而此憂似非酒與遨遊

之所能解隱文選注作殷敖釋文一作遨

集傳茹度毛據依毛想告也說文

茹爾雅釋言云茹虞度也注云皆測度也詩曰不可以茹鼻按

按詩書李公
記確曰古音處
石勒改處
通脚即以為耿
不固乃能萃
兵使人飲
亦為不安之意
又後世詩多言
星耿星河耿
是之小明也

獫狁不如來咨來茹皆與此同但茹之為度其義未聞

據說文云杖持也猶言依也

薄發語辭

逢說文云遇也

怒說文云恚也

集傳隸富而閑習之貌毛原之貌

轉說文云運也

筦甫曰席見

韻

邠之為舒卷云

有畏 謂之威 有可象 謂之文 言不可

不可為也 又詩曰 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 棣 富也 不可選

也 言接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 內外大小 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左傳北宮文子亦云 言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 內外大小 皆有威

儀也 愚按古字 選 筭 通用 論語斗筭之人 何足筭也 漢書作斗

筭 之徒 何足選也 愚按賈誼謂棣 富也 與毛合 但以不可選

為衆 恐不如朱說為穩當也 然何又云 選 朱穆傳注作算 則選

算 通用其說 亦不為無據 姑錄備考

集傳 惰 憂貌 毛 閔 病也 毛 辟 拊心也 毛 標 拊心貌 毛

惰 徐鍇云 憂思低小也

愠 說文云 怒也

覲 遇見也 閔 吊者在門也 侮 傷也 俱見說文

靜 說文云 審也

言 詒 辭

說文云 寐覺而有言曰寤

爾雅釋訓 擗拊也 詩云 謂推背也 孝經擗踊笑泣 通作辟 詩

栢 汗 寤 辟 有也

微本隱行云嚴云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

月微此日而微是也易按古以月虧為食易豐卦云月盈則

食是也故以與日食並言而以日為變以月為常者蓋以此也

匪通作非

澣說文云濯衣垢也蘇轍云憂之不去于心如衣垢之不澣不

忘濯也

奮說文云翬也翬者大飛也不能奮飛言不能如鳥大奮翼而

飛去也

綠衣

集傳綠蒼勝黃之間色毛云綠間色孔云綠蒼黃之間色黃中

央玉之正色毛云黃正色孔云黃中央已止也毛本莊公至此詩

本序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王肅云夫人正嫡而

何楷云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是間色不可為衣而正色當為

衣也

嚴粲云讀詩不可曰恭如讀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也衣

當元味而兮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而兮白兮華兮惟綠

至綠字皆之亦以介

中史士之四字

當衣未必然

二憂
安之

言若

在家國也夫豈何為一身之私哉真德秀云其後嬖妾之子州

于果以纂立而律為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

集傳上曰衣下曰裳毛記曰至間色今以至甚矣唯存今以

黃者為裳十字亡之為言忘也鄭原無

為按曰裏曰裳亦以便韻耳朱子欲必有意義者非也

集傳俾使毛詵過也毛言綠至之也刪說以自至而已刪說

何楷引或云綠絲比少艾之妾言惟其綠而絲也故人愛而欲

治之為按女所治猶謂惟汝所治也言雖至以為衣非公所

禁之也朱子又治之又嬖之又字無所像

我思古人俾無詵為按蓋言我則思古人嘗處此際而能使夫

及妾皆得無罪者欲心齊其人也按鄭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

此人宜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味此語俾是古人使

之然也若朱注則是自使也恐非是

集傳漉風寒也毛云寒

何楷云幾云妻旁二點者从冰也寒也妻旁三點者从水也水

雲象漉之貌也女其以風及鄭風風雨漉之四月秋日漉之皆

水之漉也

于妻

三寒

侯猶不燕好怨歌行

思秋

至心賦奪矣也 有我思古人其處夫婦媾妾之際實有當于我
心者我其可不自免乎 古人不知何所指蓋亦當時女史所載
也

集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甚合思無復可疑

莊姜事見春秋傳左傳三年

燕：

集傳燕，鴛也。

毛云燕也 歸，火歸也。

文十年左傳

莊姜無子至作此詩也

序本

燕陸佃云齊人呼鴛蓋取其鳴自呼故曰鴛也一名玄鳥蓋取其色之玄故曰玄鳥也一名鷦鷯莊周所謂鷦鷯者也

歸大歸也春秋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云大歸也以
鄭寧者有時而反此即去不復不故謂之大歸也

郊不曰野蘇

云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

聲出涕曰泣

如雨曰雨

雨之傾也

于濕

子莊也歸極其大送其歸者遭際同之悲人亦還悲此豈若尋常臨歧惜別而已乎風人會不盡之意止言涕泣而吁之暴子之弒國之危悉寓涕泣之中矣

何楷云按完即桓公也春秋始於隱元年為平王之四年九年時桓公在位已十三年矣計其即位在乎王之三十七年也及隱四年而桓公見弒凡在位十六年史記載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

立為衛君此一段足補左傳之缺或者不知謂桓公甫之便遇弒非也孔氏云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于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以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媯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已子而世家言完母死亦非也戴謚也媯陳姓也

集傳飛而上曰頡毛飛而下曰頽毛將送也鄭佇立久立也說

集傳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

孔云音無上下能飛

耳

甲

仲

和也 區 順 毛 叔

莫 說 也 也 文 毛

莊姜

才也 本

自 楊氏

孔云婦人不以名行，禮男女異長，各自為伯季，故稱中氏也

鄭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陸化熙云

任是以恩意相孚，在平日嫡妾相與上見

只語已辭也

塞何楷云通作塞實也，舊按塞釋文云崔注本作實，塞淵與秉

心塞淵同義

終者始終如一，惠仁也

淑通作倣，說文云善也，慎謹也

徐光啓云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忘，一經別離，便

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詩之曲盡人情如此，先君云此述其

臨別時分手之語，蓋以莊姜敵體先君，誼不可去，已為勝妾不

同，故勉其以先君為念

日月

故呼日月而訴之

集傳之人指莊公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見前。本胡寧皆何也。胡何。莊姜不見答於莊公。

日月鄭云喻國君與夫人也。萬按鄭以日月為喻則是矣。然莊姜自以比月恐非恭孫之義當以日月并為比君。孟子云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人之所仰望者孰有如日月故以比其夫也。何楷云朱子以首句為呼日月而訴之則迂矣。

毛云古故也。鄭云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何楷云古豐氏本作故。萬按毛鄭說比朱子所引或說似稍長。

集傳冒覆也。

何楷云愛而不釋曰好。顏會云女子之性柔而濫。好則愛。

余則以為古音通
作如日也書酒
活姑惟故也
百處也與
必望其常與已
同慶欲其且少
此章欲其則

日月

而不釋故于文女子為好

集傳德音其辭至實也。則一可忘言至者耶。刪

嚴粲云此德音無良及邠谷風言德音莫違皆婦言其夫待已之意耳故為聲音言語為按婦人稱其夫之言為德音猶臣子稱其君為聖特敬之之言已朱子云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強解甚矣

忘說文云不識也鄭云君之行如此何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何楷云言何能有定乎果有定則向日所以待我者庶幾使我可以遺忘之而亦不復記憶之追答之矣為按鄭何說可從朱子云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費解

集傳畜養

即卒終也

即述循也

說文

言不循義理也

刪

徐光啓云畜我不卒非欲父母養之終身也只如今人說養我不了誤我一生真婦人語也為按日月比父母

鄭云不述不循禮也太宰純云鄭所言此古訓也晦菴改之曰不循義理也夫所謂禮者先王所制而吾人皆所當循也故責之於人而人莫敢拒之所謂義理者隨人之所見而無常度者也故君子小人各有所以為義理我以吾義理正人則人亦以其義理抗我爭之所由起也且禮者實事也義理者虛言也人不可貴虛言晦菴以禮為義理故也不管人為宋儒義理之說作而先王之道廢焉不其然乎

終風

集傳終風終日風也

本毛云終風

暴疾也

毛刪說

暴說文作瀑云疾雨也从水暴聲引詩終風且瀑平到切

顧說文云還視也笑喜也顧我則笑玩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

譎說文云戲也浪者水流之名敖通傲說文云倨也此承上笑

字而言不過是戲譎放浪以笑為傲而已

何楷云悼說文云懼也不知其所以待我者終將何如惟有中心自悼

懼而已禽按悼說文一曰傷也毛傳動也正義曰六悼者心神

震動故為動也

集傳霾雨土蒙霧也

毛傳云雨土也六帖蒙

惠順也

毛傳

印漢云謂謂
戲也

終風

爾雅說文皆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云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

宵之言可莫之言與皆音近也

悠說文云憂也審見關雎篇

集傳陰而風曰曠毛說有又也毛願思也鄭嚏毛嚏也乾音仇病寒鼻

也有之言又亦音近也

說文云寐覺而有言曰寤

寐說文云卧也為非寐即卧蓋卧則寐故以卧解寐也

嚏說文云悟解氣也徐鍇云腦鼻中氣壅塞噴嚏則通嚏韓詩

陸本作嚏云一作嚏又作嚏

數日也

集傳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虺按毛云暴若震雷云聲虺

發而未震則未知所據廣雅虺也博雅虺聲也則但為雷聲為是耳

韓詩作壇陰豐本作吟

太宰純云晦菴於燕日月終風凱風谷風旋丘諸篇每稱其

溫厚悅其言婉曲不迫也詩固有婉曲不迫如此數篇者獨不

有直切如相鼠巷伯者乎詩三百篇亦非一體何獨取其溫厚

和平婉曲不迫者而舍其他乎

擊鼓

集傳鎗擊鼓聲也

毛云鎗然擊鼓聲也

漕衛邑名

毛名作也

何楷云鎗通作鑿鼓聲也石經說文作鑿

踊跳躍迅也俱見說文

漕衛邑左傳作曹戴公廬于曹即此一統志云廢白馬縣在今

大名府滑縣治南本衛之漕邑

南行者從軍南行代鄭在衛之南也

何楷云按左傳隱元年鄭與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四年春衛

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人欲

納之及衛州吁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

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朱傳以為此詩衛人從軍者所作愚謂此當是再伐鄭時軍中寓書與家人訣別之辭以二章不我以歸三章爰處之語知之此章追述始行之辭

鄒忠胤云按史記衛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止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之觀此則州吁之伐鄭蓋與段比

謀所謂同欲相求如市賈者也

集傳子仲字鄭奮說至之事據序以鄭猶與也

從說文云隨行也孫公孫其後因以孫為氏子仲其字序稱公

孫文仲者文其謚也名與考時軍帥也

仲說文云憂也豐氏本作懺

何楷云陳與衛相睦宋與鄭有仇衛欲伐鄭使宋為主以是時陳尚未從宋故先合二國之好而後進兵也自所以以上皆追述前日之語不我以歸者先是平陳與宋之後即往伐鄭既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矣未幾魯聲帥師來會復往伐鄭自夏而秋僅隔時耳必師歸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曰不我以歸也

於也

何楷云爰說文云引也謂引辭也上章言不我以歸則於是居於是處矣居者久居處者暫止喪失也

鄭云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

竊按軍中失馬何以能戰其必死可知故下章云不我活不我信言其必死而不歸朱注失位離次無鬪志乃是旁意非詩人之本意

集傳契闊隔遠之意

刪說見後

何楷云契說文云大約也合以為信故其義為合也濶說文云疏也猶言離也竊按毛傳契濶勤苦也朱子云隔遠之意未知

乃按左傳宣二年云王乘左廣以逐趙旃二弁車而走林屈蔣搏之得其甲裳又云趙旃以其良馬三降其兄与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弁車而走林爰喪其馬者蓋亦奔車而走林以避敵後不出而求其所失之馬也

何據當從何氏說末章云于嗟闊兮可知契濶非一事也契濶子為苦結反今從何說當為苦計反又陸德明云契一作挈按挈廣韻提挈提挈與離濶反於理又通

偕說文云俱也何楷云又相與執手而期以俱老蓋欲其白首同歸也此又成說時繼繼祝願之意

集傳闊契闊也刪說洵信也說文作洵信也刪信與申同據說文刪偕

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信當作誓意必至信也刪說見後

竊按于嗟濶兮謂今之離居濶然也非謂昔者契濶之約也

何楷云洵恂通說文云信也竊按洵毛云遠也陸德明云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辨詩作復亦遠也似相長

信當如字不能如約信也不必通作伸

爲其第四章鄭以爲從軍之士與其仁約之言王肅之言國人
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濶勤苦而不相離朱子蓋據王
肅說何楷亦從之今按鄭義似長上云不我以歸憂心有忭則
殆與孫子仲平生交義之篤至盟約之言如此而見負故叙其
平日之言而怨其不信也下章傲之蓋子仲歸于國而已獨以
不見相以而止遂至危難如此故云于嗟濶兮不我活兮如此
說則無上下支離之病但以君子偕老及爾偕老皆以夫婦言
之思不可此詩獨異之故錄之爲一說以待再考

凱風

集傳南風謂之凱風

毛釋

長養萬物者也

李

劬勞病苦也

毛

衛之至此詩

本序但序以爲美七子作詩者非七子朱子則以爲七子所自作爲異耳

凱本作愷說文云康也爾雅云南風謂之凱風

沈括云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

皆從來音刺木芒刺也

矢通作秋說文云木少盛貌徐鍇云謂草木始生未幾而先長

大也

何劬勤勞劇也其勞類數謂之劬勞

集傳俊衛邑

通典云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水經注云濮水枝津東
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下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
之高平渠非也

集傳眈眈清和圓轉之意刪後說

毛傳眈眈好貌箋云眈眈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
順也何楷云眈說文云出目也一云好視也眈本作睥說文云
大目也趙頤光云从况何猶言目全體也眈以視言眈以目言
乃注視凝眸之貌俗訛以為黃鳥之聲非也萬按朱子云清和
圓轉之意不知何據且關以聲音故下曰在河之洲眈眈以
貌言故下曰載好其音其以貌言者決矣小雅眈彼牽牛有眈

其實禮檀弓華而眈大夫之簣與皆言明瑩美好之貌當從
為正

雄雉

集傳詔遺毛阻隔也

刪說見後

雄說文云鳥父也

懷說文云念思也何楷思其夫也

詔通作貽說文云贈遺也

伊鄭玄云當作繫猶是也

為按毛云阻難也何云阻險難也指軍旅之事而言此行役者必當時在朝同與謀議以啓兵端故其妻答之曰自詔也此說

亦通

河云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詔伊感其我不謂矣與

此語氣正同而彼二句不見于經杜預以為逸詩愚疑阻改為
感或傳寫謔也

集傳展誠也

鄭云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集傳伎害毛臧善也

鄭云爾女也

伎說文云恨也毛云害何楷云伎恨而傷害于人

何云求通作速說文云歛聚也

匏有苦葉

集傳匏瓠也毛云匏瓠之苦者不可食濟渡處也毛云濟

慶本以衣而涉曰厲毛云以衣褰衣而涉曰揭毛云揭

陸佃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頭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嚴

粲云苦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今匏尚有苦葉

則其匏未堅不可用也原按朱子云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

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從之則苦葉二

字截為二意苦言匏之苦非言葉之苦猶言匏苦而尚有葉也

又按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曰

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據

匏有苦葉

云則朱子說似確。苦葉二字忌難為二意。蓋言葉之苦而兼鮑之苦也。

毛云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孔云釋水云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涉水為厲。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禪也。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為揭者。畧耳。何楷云厲說文豐本俱作砥。當通作砥。說文云履石渡水也。字从水从石。會意。于深處則累石以涉之。厲按是與毛說異。未知何是。

胡胤嘉云刺淫之詩。未有若鮑有苦葉之辭。微矣。豈有所避而然歟。序言刺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也夫人當為宣姜。通假子公要之公與。

破音例

人道矣。姜亦從亂也。何得無刺焉。厲按首章蓋言宣姜欲嫁息子而宣公要之。猶欲渡水者。匏未成而水方深。正為難處之時。於是必當審量其淺深。厲揭以適其宜。而後乃能得濟。以比方宣公要姜之時。姜當審探其情。處之有法。則可以免于難矣。惜姜氏不能然也。

集傳。鳴鳩。雉聲。說文。軌車轍也。刪說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毛刪說夫濟至其牡。刪說見後。

毛云。瀾。深水也。何。瀾本作瀾。說文云。滿也。盈滿也。

鷹說文云。雌雉聲。字从鳥唯。趙頤光云。唯者。鷹聲也。雉唱唯。餘。

故从唯
濡毛傳云漬也

羅中行云周禮軒人疏輶廣謂之軌較末亦為軌韻會曰車軸
謂轉頭也。韉即車頭之端貫較者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軌
同則輶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輶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不
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
則水涉三尺三寸為按軌是較末為軌。軌羅氏說是也蓋假
水盈而不至濡軌猶有沈溢之意以反形唯求雄之無諱憚之
甚

孔云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

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麋牝麋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耳
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為按凡鳥獸
皆雄鳴而求雌觀于犬鷄皆然今雌鳴而求雄是以為淫亂
不必為求牡獸濡軌求牡若舊說則是乘車入鼠穴詩人豈妄說
胡胤嘉云二章非其妃而求刺姜從公也為按此章言濟雖盈
而不至濡軌乃雉鳴而求其牡耳以比宣公要姜之意未必暴
而姜乃求配之耳觀于後來諗急子之事其意乃可見

集傳雖聲之和也毛云雖旭日初出貌毛無貌字說文昏

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
青期迨冰未泮之時鄭說婦妻至之時據鄭

何云誰本鳥名即誰渠也其鳴聲和故謂和鳴為誰

又云雁說文本作雁从隹从人尸聲其从鳥作鴈者鵠也徐鍇

云从雁省聲偽物也鵠鵠似雁而德不然故凡以偽亂真者曰

鴈韓非子齊伐魯索讒昂魯人以其鴈往齊人曰鴈魯人曰真

今文以鴈為鴈而以雁為鴈鹽鐵論作鴈

旭說文云日旦出貌孔穎達云旭者明著之名故為日出旦字

从日見一上一地也徐鍇云日出于地也

何云歸妻者謂使之來歸于已

又云造本作逮爾雅云及也

又云洋通作判說文云分也

鄭玄云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孫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

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荼起昏禮殺于此焉

按據此則詩言士之娶妻當九月霜降之後正月冰未泮散云

前

窮按經明云歸而傳為納未請期其強解不辨而明蓋曰以仲春

為昏姻時而誤也然以仲春為昏姻之時據周禮媒氏中春之

月令會男女及桃夭之詩序婚姻以時及東山詩倉庚于飛熠

耀其羽之子于歸以為證然考媒氏之文曰中春之月令會男

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

夫家者而會之則未必為婚姻之正禮桃夭之序以時者言二

十三之時亦不必為仲春之月東山之詩以倉庚飛之時婚者東征之師三年而歸必有三十之時者不可淹久故以此時婚不必如正禮也當以家語及孫卿為正

為按三章恨急子娶妻不及時而為公所要也首二句但言日始出而雁鳴按月令仲秋之月鴻雁來季秋之月鴻雁來賓然則鳴雁八九月之候也又月令季秋是月也霜始降則與孫卿所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之言相符然則雖二句但叙歸妻之候耳其必曰旭日始旦者無有意義特言之者以取旦泮叶韻而已

集傳招：號召之貌毛舟子舟人主濟渡者毛印我也毛叔待

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刑說見後

招說文云手呼也

否說文云不也

須通作顛說文云待也爾雅作顛

毛傳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何云欲須待我友而同濟也蓋審擇所從為按朱傳待我友之招非矣

左傳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屬諸右子為之娶

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溢宣姜與公

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

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災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

予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
又殺之為按序也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与夫豈為淫亂耶
云夫人謂夷姜為按夷姜不可曰夫人：：宜指宣姜：：公
所取急于之妻此詩國人毀其上故全篇皆用隱語朱子云未
有以見為刺宣公夫人詩過矣

谷風

說并見後

集傳習：和舒也。毛云舒貌東風謂之谷風。毛釋葍蔓菁也菲似

菑。對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菑之類也。孔云葍云此二菜者蔓菁与菑之類者蔓菁謂葍也菑類謂菲也莖麤葉厚

而長有毛。陸下體根也。毛云莖也葍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

時而美惡。本德音美譽也。刪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刪說見後。

何云谷風詩詁云風自谷出也陸佃云谷風言其自詩大風有

隧有空大谷者大風之自也按宋玉風賦大風盛怒于土囊注

謂土囊谷口也嚴粲云来自大谷之風大風也盛怒之風也又

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無清明潤霽之意所

謂壘：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無休息也舊說谷風為生長

棄其德音之善
刪

谷風

之風以谷為穀固已不安又以習為和調喻夫婦和同說此詩猶可通至小雅谷風二章言維風及颺暴風也非和調也三章言艸木萎死非生長也其說不通矣詩多以風雨喻暴亂北風其涼喻虐風雨淒淒喻亂風雨標搖喻危大風有隧喻貪故風雅二谷風坤下文言以陰以雨喻暴怒猶終風且曠喻州吁之暴也雅下文言維風及雨喻忌懼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愚按爾雅東風謂之谷風疏謂谷之言穀者生也然則此谷風亦與彼谷風異矣

鼃勉韓詩作密勿何云鼃蟲名鼃龜也其性好躍越王見怒蛙式之為其有氣即此蟲也勉說文云強也曰鼃勉者雖力所不堪猶勉強為之似鼃之奮躍愚按此說未知是否然亦似有理故錄

怒說文云恚也

采說文云捋取也

何云葑說文云蘋蓰也毛傳云須也按爾雅云須葑蓰孫炎云須菜名葑蓰艸木疏云葑青也亦名蔓青郭璞云今菘菜也陸德明云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青相似而異張萱云葑菁其梗短連地而生葉潤而紅夏則苗枯又名雞毛菜唐本艸注根葉及子乃是葑類特稍似蘆菔耳陸佃云葑青似菘而小有臺空書葑作葑方言云葑菁葑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葑魯齊之郊謂

之共。關之東西謂之蕙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小者謂之辛芥。或謂之幽芥。其紫華者謂之蘆蕨。東魯謂之菘蕨。陶隱居云。蘆蕨是今溫菘。根可食。葉不可食。蕙菁根乃細干溫菘。而葉似菘。可食。然則是蕙菁蘆蕨非一物矣。因經又云。蕙菁亦謂之臺子。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又名諸葛菜。嘉話錄云。諸葛所止必多種之。終出甲便可啖。一也。葉舒可羹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之不足惜。四也。回則易尋而采。五也。冬有根可刷而食。六也。比諸菜其利最博。菲。孫炎云。菘類也。陸璣云。似菘莖粗。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蕙為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蕙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按爾雅云。菲芴。郭璞注。以為土瓜也。又云。菲。蕙菜。郭注。以為生下湿地。似蕙菁。華紫赤色。可食。孔穎達云。爾雅。菲芴。與蕙菜異釋。郭注。似是別物。如陸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蕙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唐慎微云。土瓜根似葛細而多糝。即月令所謂王瓜。

鄭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菘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蘇按。左僖三十三年。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擗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菲也。殫縣其舉。

也興與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
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不體君取節焉可
也杜預云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食其善此
說與鄭合朱子亦同之唯以德音為美譽云以其顏色之衰而
棄其德音之善者非何楷乃云無如論語無乃為佞乎之無周
祈云二物根為美詩人謂采葑采菲者得無以下體之故乎舊
注謂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蓋絲不辨二物故也此
說亦恐非是

集傳遲之舒行貌

毛說文遲舒行也

畿門內也

毛茶苦菜毛宴樂也

孔云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呂祖謙云韓愈譴詭

鬼詩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閭也按韻會閭門楹也即門限
兩旁夾木為楹說文杙也一曰門相二說文門楹也徐鍇云
門兩旁挾門短限也古者多乘車門限必去之也韻會相猶款
扣也人物出入多扣觸之也

萬按禮記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左
康成曰闈門楹闈門限也說文以臬混闈非也

茶爾雅云苦菜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于寒秋徑冬歷春
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即此茶也楚辭疏云三月生扶疏
六月華從葉出莖直黃八月實黑實落根生於冬不枯紫葉者
為香茶青葉者為青茶本艸一名游冬陸佃云此艸凌冬不凋
故名游冬嚴粲云經有三茶一曰苦菜二曰安葉三曰英茶此
詩及采芩綿之茶皆苦菜也良耜以薺茶之茶委葉也出其東

門木如茶。英茶也。鷓鴣予所將茶亦英茶之類。又徐鍇云。即今之茶字。按爾雅云。檟苦茶。乃今之茶。然此在柞木之類。非此茶也。

薺甘菜。爾雅云。薺薺實。本艸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

宴。說文云。安也。秋文作燕。

新。豐本作親。下允新字皆同。爾按親古新字。

集。傳。溲。清貌。說文。水清也。底見也。泚。水渚也。鄭云。小。屑。繫。毛。以。與。儀。射。

也。毛。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梁堰至其 中。據。孔。笱。

以竹為罟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毛云。笱。所。罟。魚。也。 閱。容。也。毛。涇。涇。

渭。清。至。清。濁。益。分。毛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鄭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涇。渭。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孔云。

之。處。毋。行。我。之。事。刪。說。見。後。 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刪。同。上。

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開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

千六百里入渭。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此衛詩而

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逝。說文云。往也。

孔云。我者。已所自專之辭。

發誓詩三。亂也。

筍。說文云。曲竹捕魚筍也。程大昌云。筍者以竹為筥。設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也。

恤。說文憂也。

寡列女傳作讌昏。列女傳作婚。閔左傳作說。遑。禮記作皇。

萬。按。毋。逃。我。梁。毋。發。我。筍。是言我曾施筍於梁。以為取魚之設。勿使新昏之人。逃彼而發棄之。蓋言新人專寵。盡廢其故常。而行新政。恐將有害於夫家。故下云。恤我後也。慶源輔氏云。不忍遂棄其家事。近是。若朱傳云。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則是妬婦耳。恐非詩人之意。

集傳。方桴。鄭作舟。船也。

毛。孔。云。舟者。古名也。今名船。

潛行曰泳。鄭。浮水曰游。

文。據說

萬。按。爾雅。天子造舟。注。比船為橋也。諸侯維舟。連四船也。大夫方舟。併兩船也。士特舟。單船也。庶人乘泝。併木以渡也。然則方與泝異。當以併船之解為正。舟。

爾雅云。潛行為泳。說文云。潛行水中也。

游。通作汙。或作泗。說文云。浮行水上也。今字从水。音偃。汙聲者。乃旌旗之流。以偏傍同。故得通用也。

匍匐。禮記及谷永傳作扶服。匍。說文云。手行也。匐。說文云。伏地也。孔云。問喪注。匍匐猶顛蹙。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考力顛蹙似之。故取名焉。

集傳 愾養也 鞠窮也 毛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育 鞠謂生

於困窮之際亦通 刪張子

詩緝 愾作畜 爲按愾說文云起也 作與之意 當從詩緝爲畜

讐仇同義 左傳云怨耦曰仇

阻猶拒也 我德即上章所言勤勞家事 周恤隣里 皆是

賈說文云坐賣售也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售說文云去手也 郝

敬云惟其有心阻我雖善不錄如賈百貨且陳終不見售矣

何云昔前日也 按昔本乾肉之名 乾肉者所更多日故謂昔為前日

音爾雅云養也何云與下文既生既育皆以生理言 尚書所謂

生之是也

鞠通作窶說文云窮也 鞠毛傳作鞠字通用 陸本作詢即鞠字

讀詩記 豐本俱作鞠

顛通作踡說文云跋也 覆本訓覆為蓋冒之義 因又訓為倒若

叅離云閃周室之顛覆

集傳 旨美也 說沈武貌 潰怒色也 據毛傳云沈武也潰怒

有潰然恚怒之色 爲按朱子肆勞毛肆釋註 既息也 毛蓄聚

美菜至之無之時 本鄭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 本孔至於安樂

則棄之也 刪並說 見後

蓄說文積也 字从艸 徐鍇云蓄穀大芻芟蔬菜以為歲備也 何

云此言旨又言御冬則專為蓄菜也 急就草云老菁藜荷冬日

藏。馮按諸說皆兼春夏則不食之意。竊意不然。我有旨蓄以欲
賑爾之無之時。而爾反厭棄我。以御窮者也。御陸本一作禦。
說文。沈水涌貌也。引詩有沈有瀆。徐鍇云。言勇如水之涌也。蒼
頤篇云。停決曰瀆。項安世云。水之瀆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
之盛者為瀆。

詔通作貽。說文云。相贈遺也。肆。爾雅作勳。

鄒忠胤云。戴記有七出之條。而又有三不出之例。其一謂先貧
後富者。谷風之詩所謂富易妻者耶。

式微

集傳。式發語辭。鄭云發聲也。舊說。至勸之序。

爾雅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孔云。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
賤。是至微也。馮按。微說文。隱行。徐云。隱於物而行也。韻會。細也。也。衰也。賤也。
微。毛云。無也。朱子云。猶非也。馮按。微無非切。音已兼二字。故義亦蓋通一字也。
中露言越在草莽也。

孔穎達云。上黨壺關縣有黎亭。羅泌路史謂黎子姓。侯爵。文王
所戡者。與紂都接。今潞城東十八里有故黎侯城。而呂氏春秋
則謂武王封帝堯後於黎城。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
左宣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舒為政而殺

故何云猶事也

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焉。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高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其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高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人歸諸晉。人殺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鷩按經云。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杜預云。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

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鄭云。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何云。黎侯名陽。見水經注。云。黎陽在魏郡。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于衛。詩所謂胡為乎泥中。疑此城也。

旄丘

集傳前高後下曰旄丘

毛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

誕闊也毛叔伯序

之諸臣也

據

奮說黎之臣子

序

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至曰

托以起興

奮說無此意

此詩本責衛君至不迫

不必然

何云按說文誕詞誕也徐鍇云妄為大言也故誕轉訓大又因

訓大轉為濶也

節本竹約之名葛亦有節

季父曰叔父之兄曰伯凡兄亦曰伯皆尊稱衛臣之辭先叔後

伯取其叶韻

何楷云按晉滅潞而鄆舒遂奔衛則衛與狄之素相好可知宜

乎其不肯救黎也其歸鄆舒了晉直是畏晉威之故耳

何又云按式微及燕丘皆黎臣所丘則作于居守者式微

則作于從行者此說亦通但未知是也

集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詩不持也刪

何楷云與猶偕也言其必有與吾君相偕而俱來者耶萬按如

此說則與字與下章靡所與同與字同義相呼應思可從

集傳大夫狐蒼裘毛蒙戎亂貌杜預左言弊也刪說又自言容

久而裘弊矣刪同或曰至來耳大抵據黎國在衛西鄭前說近是

何楷云蒙戎通虬茸說文云虬犬之多毛者茸蚴生茸左

傳士為賦詩云狐裘尅茸杜預云亂貌呂祖謙云狐裘之貌毛

自東來而救我言

持而來

云言亂是也萬按朱子云言弊也非也

何云匪通作非東指衛也

裘豐氏本作求戎豐本作茸萬按求古裘字

集傳充耳塞耳也鄭耳聾之人恒多笑鄭流離患難之餘至其

人亦可知矣刪

瑣陸德明本作瑣何云瑣通作貞說文以為貝聲也字从小因借為

细小之義尾說文微也陸德明本作瑣

流爾雅注作留陸本作鷗萬按鷗語流離臬也未非是知否但鎖

尾為小尾則於義甚穩

簡兮

集傳簡：易不恭之意

見刪後

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

據鄭云高舞干羽也

資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

序云衛之質者仕於伶官

有輕至嘲也

是詩旁意非正義也刪

簡毛云大也孔云大德之人鄭云擇也孔云方論擇人為萬舞

何楷云簡通作柬說文云分別之也謂分別其能舞與否者將

使之舞也朱子訓簡為簡易不恭按周禮小胥巡舞列而撻其

怠慢者若使當舞之時簡易不恭豈得為賢者乎豐氏本作束

云伶官名萬按簡：諸說未德今按商頌那篇云奏鼓簡：蓋

繫鼓聲也簡兮簡兮蓋將萬舞而奏鼓也又陸德明云或作簡

按簡蓋與嫺同韻相通嫺雅也靜也亦通

何云方將猶言且也

又云萬初學記云大舞也所以名萬者何休以為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然商頌曰萬舞有奕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稱其來已久毛傳云以于羽為萬按武舞名于舞言于則有戚英文舞名羽舞言羽則有簫矣或又以文舞為簫舞呂祖謙云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于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簫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于二舞之中去其聲者故去簫焉公羊乃以萬舞與簫舞對言之失徑意矣若萬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攷仲子之宮將

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又左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盪丈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蓋謂萬舞之中有武舞焉非專以萬舞為武舞也

何云伶官樂官也自黃帝時使伶倫氏截竹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及周景王鑄魚射而問律于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左傳鍾儀對晉侯自稱伶人曾語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是也

又云篇末有西方之人之語則此詩之為東遷後作無可疑者集傳碩大也釋吳大貌毛云容貌大也組織絲之之言其柔也明說

柔如組矣所同又自至意也自字刪亦上

組毛云織組也說文云綴屬詩古云問次五采為之織組者總

純于此而成文于彼御者執轡于此使馬騁于彼如織組也又

呂氏春秋云詩云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

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于此而成文于

彼也為按據此數說執轡如組蓋執轡以御馬之狀如織組者

然也朱子云言其柔也恐非是

集傳籥如笛而六孔毛云籥六孔郭或曰三孔鄭禮翟雉羽也

毛云翟赫赤貌毛渥厚漬毛赭赤色也鄭以儀禮禮亦玩世不

恭之意也刪

禮記云伊耆氏作葦籥陸元朗云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

陳暘云籥之為器如笛而三孔伊耆氏用葦以始之後世用竹

以易之又毛傳以為六孔廣雅以為七孔云即笛是也按爾雅

籥有三種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葯其七孔六孔

三孔之異乎孔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

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是也

又云秉持也翟說文云山雉尾長者此云秉翟謂持翟雉之羽

而舞宋元豐三年詳定朝會儀注以為今文舞所秉翟羽以雉

尾掉髹漆之柄求之古制蓋無所本景祐廣樂記載聶崇義圖

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綴系一丁柄請依崇義圖

以翟羽為衣今按此說與古義合

濕說文云露也毛傳云厚漬也孔云濕者浸潤之名漬之久厚

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赭說文云赤土也鄭玄云容色赫

然如厚傳丹

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

爵飲器似雀儀禮有君燕臣而獻工之禮臣為賓公命宰夫為

主人樂賓升歌工歌鹿鳴四牡皇者華卒樂主人洗升獻工

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

集傳榛似栗而小陸璣云栗屬其實小似榘子下濕曰濕地教苓一名大苦

苦也又釋草葉似地黃孫炎引本草即令甘草也孫炎引本草故其言如此而

意遠矣刪說見後

榛木名本作棗陸璣云棗屬其子小似榘子表皮黑味如棗羅

願云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高丈餘子如小栗關中廊坊甚

多其字从秦從此意也周禮籩人職云饋食之籩其實榛左傳

云女贄榛栗棗脩榛釋文作棗說文作棗

何楷云苓艸名說文云卷耳也何楷云按爾雅卷耳苓耳也解見卷耳

篇諸家相傳則謂詩中詠苓乃爾雅之露一名大苦今之甘艸

是也本艸名國老陸佃云解百藥毒蔓生葉狀似荷少黃莖亦

有節間有枝相當喜生下澤或云似地黃又名美丹又名蜜

甘又名美艸又名蜜艸又名蔞艸思味甘而爾雅名之

大苦者反言之也。荅豐本作露。

云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亦以為西

周也。

為按朱子云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又云思盛際之

顯王。今考經文恐非思古人之謂。鄭氏云思周室之賢者以其

宜薦碩人與在王位亦未知是。否。

何楷云今以詩詞觀之若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旁觀贊歎之

詞絕非自作之語。

集傳張子曰至似之。為按賢者慶亂世非一途况伶官未必係

為按朱子亦蓋亦
自多觀之者言之
也言今雖見述
如此之盛上西
其心中若思西方
美人而奈何西方
美人則西方之人
非此言乎此詩
句讀者惜其所
其其材以優終
伶官也。一保
保曰有力如虎
如想曰流以渥
皆言其才之可用
也。

泉水

集傳。泉始出之貌。毛云泉水始出也。泉泉水。至百泉也。呂祖變好貌。

毛衛女嫁於諸侯。至作此詩。序。

何楷云。必當依說文通作取。直視也。為按是未知是。否。姑錄存。

異。陳風。衡門。泌之洋洋。孔疏引必彼泉水。解之則知必與泌相通。泌

廣輿記云。百門泉出蘇門山。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即朝歌地。

古共伯國。據水經注。則末章所謂肥泉。竹竿之詩。所謂泉源。是

也。

洪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出河內共國北山。水經云。出河內隆慮

縣。西大隗山。隆慮後改為林慮。大山。經云。一洳之山。淇水出

泉水

焉即此水也

懷說文云念思也

靡之言無蓋音近也

變說文云慕也

聊鄭玄云且畧之辭

說文云慮難曰謀鄭按此詩不必慮難

集傳涕地名毛補亦地名毛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刪後諸姑

伯姊即所謂諸姬也刪後言始嫁來時至云耳刪上

宿說文云止也

涕水名地理志云流水東流為涕

餞說文云送去也徐鍇云以酒食送也孔云所以祖祭者重已

方有事於道故祭道神也鞍祭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

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皆先鞍而飲餞乃出宿者見飲

餞為出宿而設

鄭按鄭箋云涕祢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此說是

也朱子益疑此章與下章同日宿餞而其地皆異故以此章為

自衛來時之事殊不知詩唯言其情多非實事此言宿餞皆

虛擬之言故二章地名皆異且便韻已不必拘可也

顧麟士云按姊姪為媵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矣

此朱子偶然之失鄭箋云寔則問姑及姊親其類也此

說可從然則問存問之問非諏問之

呂大圭云父母在則歸寧高堂稱歸寧父母是也歿則使卿寧

楚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是也

集傳牽車軸也牽車軸端鍵非車軸所牽刪旋其嫁來之車也刪說見後遄疾毛臻

至也毛說文

牽說文云車軸端鍵也親文云車軸頭金也車不駕則脫軸頭

之牽將行乃設之

呂祖謙云還車猶言回轉不心云嫁時所乘之車也

言語辭邁遠行也見說文

邁往來數也臻至也俱見說文

皇氏本作循

萬按不瑕有害諸說不一毛云瑕遠也鄭云瑕猶過害何也於

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朱子云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豈

不害於義理乎何楷云說文瑕玉病也不瑕有害言是舉也果

所行合義而不瑕玷乎抑有害于義乎以上諸說未知何是但

詩中多用遐字又遐瑕通用如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樂只君子

遐不眉壽不瑕有害不遐有佐不遐有愆之類是也則朱子說

自不可易惟以豈不釋不瑕於文為倒或云不瑕猶無乃蓋古

人恒言此說近是

集傳須漕衛邑也毛寫除也毛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安得

出遊於彼
說見後

何楷云。爾雅云。歸異出同流為肥。釋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按爾雅及劉熙皆以出同歸異為肥。而鄭道元引捷為舍人。乃以出異歸同為肥。將為適從考。肥泉入淇。後淇水遂分為二。其一為舊淇水。地理志謂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者。是也。其一為清河。水經謂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者。是也。然則所謂同出異歸。或以是故。未可知矣。

又云。永歎長歎。即太息是也。

悠。說文云。憂也。

具車馬曰駕。

鄭云。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何云。既前所擬議。

者。皆成虛語。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也。亦無所聊賴之意。其按出遊。出遊于國中也。二句亦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之意。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非也。

集傳。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聖人以下刪。說見後。

太宰純云。女子適異國者。父母終而不得歸寧。於禮有其制焉。豈又假詩以明之哉。龜山之言。謬矣。

何楷云。按春秋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侯宋師曹師。城邢。工次。年始。城楚丘。

而封衛焉當邢遷夷儀之時衛尚廬借也序謂衛女嫁于諸
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義亦無害但篇中有思須
漕一語明是為戴公廬曹而作今但取載馳竹竿二詩合此詩
咏之語氣絕類其了然出于一人之手無可疑者舊按此說未
詳是否錄以備考

北門

集傳比也刑北門背陽向陰毛云背明卿陰刑說俱見後殷之憂也釋窶者

貧而無以為禮也毛云窶無禮也不得其志序云北門刺賦以

自比又嘆刑比又二字刑說見後

何云賦也舊說謂北門背陽向陰故借為事暗君之况然以下

章我人自外證之則亦不過因征役出此門遂賦之以自歎耳

毛云自從也出于羔羊傳

何云殷通作慙說文云痛也

又云終者始至今云謂

窶說文云無禮居也徐鍇云階階升也所以行礼貧無礼故先

北門

見於屋室

貧說文云財分少也。孔云寧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然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寧通也。

集傳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鄭云國有王命使使之事。通之也。文。毛。說。埤。厚。毛。適。責也。毛。

孔云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鴉羽云王事靡盬。

埤說文增也。益說文饒也。

何云我入自外者。我行役自外而歸也。

文云盡人而求曰交。每事而責曰徧。

集傳敦猶投擲也。鄭遺加。毛。推。沮也。毛。刪。說。敦。毛。云。厚。鄭云。猶投擲也。陸德明云。敦。毛。如字。鄭都回反。恐毛為遺。何楷云。通作貽。說文云。贈也。

推何云。說文云擠也。一云捫也。一曰折也。皆挫抑之意。又釋文作催。韓詩豐本俱作謹。鳥按催促也。迫也。謹音遺。類篇責也。余意催謹皆可通。推則挫抑之義。無室人挫抑其家主之義。難通。當通作催或謹。又毛云沮也。鄭云刺譏之言。輔廣云謂摧折阻抑皆非也。

寫按莊子云夫仕其君者不釋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北門之詩有在。

是又釋文敦迫也。

是又釋文敦迫也。

是又釋文敦迫也。

是又釋文敦迫也。

是又釋文敦迫也。

是又釋文敦迫也。

是又釋文敦迫也。

是又釋文敦迫也。

是又釋文敦迫也。

是又釋文敦迫也。

是又釋文敦迫也。

集傳揚氏特忠信至臣也
安之出子莊子

北風

集傳北風寒涼之風也。毛零雪盛貌。盛貌毛云。惠愛毛。虛寬貌毛按。

何據。邪一作徐。豐釋訓。亟急也。毛只且。語助辭孔云。語

其虛其邪。鄭云邪讀如徐。孔云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雖異。

音實同。故箋云邪讀如徐。毛按朱子訓虛為寬貌。未知何據。按

爾雅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註云雍容都雅之貌。蓋言

不遑于修儀容也。爾雅文及注皆可據。但疏乃云虛徐威儀謙

退也。謙退之字。蓋因虛字而生。然於詩意無取。不必拘可也。

何楷云亟通作恆。說文云疾也。或通作韃。說文云急也。毛按作

韃近是。

北風

朱子云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萬按迫已甚三字貼亟字。速字應虛邪字。

集傳嗜疾聲也。毛云疾貌朱子作疾聲與毛異刪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刪說并見後

萬按嗜毛云疾貌考韻會。飗疾風通作嗜。詩北風其嗜是也。朱

子蓋疑嗜和聲不為貌。故改貌聲也。然和聲終不可強為疾聲。

則其說亦不能通。古訓之不可易如此。

萬按同歸蓋同所歸往也。易云殊塗而同歸。詩殆及公子同歸。

是也。朱子云去而不反之辭。誤矣。

集傳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刪說見後

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之。

何云烏鳥名。一名鷓。黑色。其字象形。林罕以為全象鳥形。但不

注其目睛。萬類目睛皆黑。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也。

鄭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萬按黑赤

皆指當時之人。朱子云不但指一物而言。非也。

太宰純曰同車亦換韻而言耳。安有同行同歸言賤者。而同車

特言貴者乎。若更疊一章。則必曰同舟。晦菴其將解之曰。魚足

者亦去邪。且同行同歸。未見其必賤者。何其拘也。

靜女

^魯妹美色也 毛

魯按靜說文審也何楷云靜通作瑩說文云亭安也是也
妹說文云好也

侯毛云待也何云侯通作瑩說文云待也魯按禮玉藻在官不
侯履在外不侯車詩人而無止不死何侯皆作侯何氏必作瑩
者以^蓋說文注侯為大也注瑩為待也^故也

隅說文云陬也

何云妹董氏云隋得江左本作媿豐氏古徑本亦作媿愛說文
石徑及豐氏本作媿云彷彿也
言
引作媿云掩翳也踟蹰文

靜女

選注作躑躅

朱子云此淫奔期會之詩也太宰純云燕其曰此淫奔期會之詩也見其不屑說此等詩矣若使晦菴刪詩則凡淫奔之詩必盡在所刪嗟乎若晦菴者不可與言詩也

集傳煇赤貌毛悅懌至美也

刪

變說文云慕也何云靜其變言此女之可慕也鳥毛車牽傳云美貌貽說文云贈遺也

彤說文云丹飾也鄭玄云筆赤管也毛傳云彤管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云云孔穎達云此是女史之法似有成文未聞所出何楷云或謂古以

刀為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于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寫之說豐坊辨之云夫以刀刻木乃包羲史皇書契之始至黃帝命沮誦為史以泰書記事于竹簡以墨書記言于帛泰則削竹如筋以點之故有科斗之形墨必用有毫之管然後可書于帛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謂以刀除去竹簡之泰書筆則以墨書于帛也世傳蒙恬作筆謂始用中山兔毫前所用者羊豕之毛而已若用刀于帛豈不百碎烏能成字耶

煇說文云盛赤也鳥按女音汝指彤管而言

集傳蕙茅之始生者毛洵信也

爾雅云郊外謂之牧周禮三曰下雅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是也張子云牧地也不耕種之牧地則多草本根茅

韻會云茅之始生曰蕒今人食之謂之茅摑

洵通作恂說文云信也

匪通作非

鳥按自牧者蓋相別之後自牧而貽此物也

新臺

集傳

泚鮮明也毛云鮮貌瀟瀟盛也毛云盛貌燕安毛說婉順也文說瀟瀟

蔭不能俯音蔭瀟蔭本竹席之名說文蔭蔭編以為罔罔去倫者如

人之擁腫擁腫音蔭蔭蔭蔭蔭音蔭蔭蔭蔭蔭音蔭蔭蔭蔭蔭音蔭蔭蔭蔭蔭音蔭

音集韻醜貌也腫腫音腫腫腫音腫腫腫音腫腫腫音腫腫腫音腫

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水經注云鄆城北岸有新臺稟字記云

在濮州鄆城縣北十七里

泚說文云清也又說文作泚云玉色鮮也

瀟說文云水滿也

瀟蔭說文以為麤蔭蔭顏師也

蔭而蔭蔭文者方言云關西

為遜婉之好剛見後

詩其

謂之簞其粗者謂之蘧蔭鳥

而以為困其狀如人擁

腫而不能俯者其說不知所本今姑從之見後章

鳥按張衡西京賦云捐衰色從嫵婉注美貌鄭云求燕婉之人

是也朱子云求與俱為燕婉之好非是

何楷云按左傳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為

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謂宣姜即此事也宣公名晉莊公之

庶子桓公之弟也以周桓王二年即位實魯隱公之五年也史

記載仍壽爭死事在宣公十八年計其納宣姜當初即位時仍

急古字通用嚴粲云自齊人言之故以蘧蔭戚施詆衛君而無

嫌非衛人之辭也何云今按國人即惡其君未必敢顯然目為

為蘧蔭戚施嚴氏之說固自中理

顧麟士云據後想仍通頑宣姜尤是惡物此燕婉之者但為

初至時言之耳

何云詩意蓋曰方將燕婉是求豈意世固不乏蘧蔭者哉

又云燕文選注作嫵說文作媠云目相戲也豐氏本作媠下同

集傳洒高峻也毛詩釋泆平也地字也泆絕也毛釋

何云洒蘇典翻與洗字通說文云滌也

說說文云汙也詩緝云泆之水濁流貌未知何是

殄說文云盡也爾雅云絕也

何云洒韓詩作濯鮮貌豐氏

韓詩作泥云盛貌豐

本同

集傳離麗也。易戚施不能仰。毛晉

爾雅云：蘧蔭，口柔。戚施，面柔。孔云：蘧蔭，戚施，亦人疾之名。晉語

蘧蔭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

之顏色而為辭，似蘧蔭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為蘧蔭，面柔

者必使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李

本以為蘧蔭，龜勺之疾。戚施，駝背之疾。又太平御覽載薛君云：

戚施，蟾蜍也。楊慎云：蟾蜍形大，背上多痲磊。說文引詩作醜醜。

即此物也。以醜為為戚施。其音之轉乎。又韓氏集韻作規覲。楊氏古音略作頰頰。

集傳凡宣姜事，至諸篇放此。刪說見後

卷之四
音義

太宰純云：序云：新臺刺衛宣公也。詩辭亦明矣。晦菴更何考乎。

二子乘舟

集傳二子謂伋壽也。毛乘舟渡河如齊也。刪說至作是詩

也。見冊後說。

景說文云光也。何云汎。其景描寫其度河之時。舟影與波光相上下也。

養。爾雅作洋。豐氏本作憬。

劉向新序云。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女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其後舟行無恙。未幾。又使伋之齊。將

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假。一乘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竊假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假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聽護也。何楷云。二子乘舟之事。當以劉向所傳為確。與左傳史記毛傳列女傳諸書大同小異。然總之皆後一節事。其二子乘舟之詩。實不作于是時也。于何知之。此詩中有乘舟之語。固非待于隘而殺之于陸者耳。新序所載首尾完密。足補信史。故從之。

洪邁云。考之左傳。衛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

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其蒸于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始便成。淫亂而假。即以次年生。勢湏十五年。然後娶而奪。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諸兄又能代為使。越境非十歲兒所能辦。然則十九年之間。何以處之。此決無之事。鄒忠胤駁之云。夷姜固莊公妾。而衛宣非與其父莊公為代者。洪氏殆考之未悉也。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矣。其春桓為州吁所弒。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晉以是冬立。然則晉之蒸夷姜而生假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及宣即位。計假年且長。因為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亦或不遠。其十九年間所生壽。朔或已受弱冠。壽之能為兄吏。而朔之能同母。懇兄固無足怪。其辨

碣何楷云。拙宣公。楚伯之歲。實桓王之十九年。

集傳。太史公曰。至何哉。刪說見後

太宰純云。此太史公論衛世家也。詩自悼二子。何假史論哉。

集傳。逝往也。毛此見至之也。刪

為按。如朱註。則此一詩而作于二次。豈有此理。

詩疑卷三終

110X
584
11
3